

第二十三卷

· 藝文志

傳序
贊引
文檄
跋語
書
跡
銘

貴州通志

秩文志三

傳類

馮使君傳

巡撫江東之

王大僕傳

江東之

二賢傳

江東之

忠惠青公傳

江東之

六英傳

江東之

李節婦傳

遷客胡松

王烈女傳

知府余忠

胡知府死節傳

余忠

貴州通志卷二十三
目録
長官李盤死節傳

郡人教宗慶

薛母貞節傳

郡人李承露

序類

送別王守仁序

提學席書

无候圖序

文成王守仁

五經臆說敘

王守仁

貴州通志序

成都楊慎

學孔精舍彙稿序

提學劉伯燮

維風編序

知府陸從平

先行錄序

南華鄒元標

憲約序

提學沈思克

憲約後序

僉事方萬策

關幽錄序

知府劉之龍

安氏家傳序

祭酒周洪謨

宋氏世譜序

詹事王直

檢齋遺稿序

侍郎王世貞

解類

牂牁江解

提學鄭旻

沿革解

提學沈思克

贊類

龍馬扶負

學士宋濂

引類

振鐸長言引

巡撫江東之

二十四善引

江東之

撫餘五事引

江東之

龍山誌引

南臯鄒元標

書類

谷毛憲副書

文成王守仁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與耿楚侗書

郡人孫應鰲

與中州人書

巡撫萬鏗

文類

瘞旅文

文成王守仁

哀駘文

巡撫江東之

檄類

開河諭默檄

江東之

疏類

建盤江河橋疏

提學謝東山

跋類

魁星石跋

副使王璧

語類

飼烏謾語

銘類

備賑公田銘并序

總兵石邦憲墓銘

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鱉墓誌銘

參政楊廉遺墓碣

巡按馬呈圖

巡撫江東之

邵人孫應鰲

邵人陳尚象

提學吳國倫

貴州通志卷二十三

藝文志

傳類

馮使君傳

巡撫江東之文章

馮使君者名裕故齊之駢邑人也篤學力行登進士
嘉靖中出知石阡府稱良二千石清貞絕俗明於愛
物急於仁民其於法也不爲苛亦不以沾沾故地之
城中火居民比屋延燒多離散者日焦然爲之掣備
尋乃益集播凱二首交惡兵連禍結公討平之嘗督
芒部餉轉輸神速于是軍無脫巾盤江之役茂著奇

伐一時士民謳頌不忘義之遂遷黔臬橐裝惟圖書
公服無長物居亡何解組角巾東歸海岱所棲瀟然
蓬戶衣無完襟飢一脫粟菽豈不自知其憐于腹蜚
于口也北海間富民類得食胡餅鬲商公蕪旬尚不
能及即監門臣虜之服養不虧于此終其身嘯詠清
恬荆扉晝掩晏如也厥子四人以次登庸諸孫之分
符秉鉞者後先矐采其曾孫少宗伯琦負當世文章
卓行人皆以公輔器之嗟乎世之俗吏以清白自名
者往往衣故木茹惡草爲容膝之屋非其質矣更有
裂成帛以祔懸鶉飲污尊以希朴野潛而覘之則衣

官尚綱曲室中自奉幾萬錢焉夫食主之祿不祿人
以儉易能也業已歸田非一日矣乃居然窶人子行
徑庸詎非純心質行不與矯庶欺世者同語邪卒之
子孫累世貴顯皆未盡之裨留而遺之彼以蘊利誇
能吏未免生孽向之豐盈如京坻者等于石火較馮
使君所就孰多今之談宦遊佳處率先江左粵東河
中滇蜀而黔不齒亡論小官下吏卽州郡監司多以
徼外荒涼薄之要以使君之甘節不苦安而能亨縮
于其身盈于其後去之日民尸而祝之相告而祠于
名宦者當穆然有遐景矣語曰善權不忒其謂是與

余故爲之表章歸其大較于庶以風世之宦是者
作馮使君傳

王太僕傳

江東之一

夫瑰意琦行絕說異聞載籍之所共覩左史雖缺然
裨官小乘時時可考而知焉柱下史曰余嘗攬轡東
方聞之長老皆各稱王叟者誼至高其人負隱德不
少概見叟與嫗盖力田作苦家羸擔石之儲有窮措
大者不堪其憂遂夜穿叟墻叟覺以戒嫗是偷兒也
扼其吭而燭之曰諱君故某也之長而亦偷兒耶夫
嬖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兩人終不敢暴君

之短因出黃梁與之庾而世卒無有知者居亡何酒
人酒而悔于神神罰之不措而窘仆衆皆懇乞終不
解酒人忽宣言非得王叟來不可叟自度凡流亡異
無意行衆彊之曰神特于叟乎許可奈何恠一行既
至共祝之酒人窘仆頓起神固知叟之所爲而世卒
無知者即叟亦不自知其後盖有王太僕云太僕各盡
光濟南之新城人以進士爲司空曹卽來叅黜左藩
議會亦水黑白羿蠻叛公與叅戎李爵深入秦嶺論
降三萬餘人銓部議行超擢公而以時方棟木保蜀
之公出入山菁履千丈懸崖以一木之舟濟于是衝嵐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冒瘴駕勤事以死事聞

天子哀而褒之賜祭贈官太僕寺少卿子之垣登八座
之猷叅大政諸孫之建牙開府結綬登朝者纍纍若
若海內稱新城王氏不啻瑯琊之于永嘉三槐之在
宋室楔厥由來寔權輿于叟與姬也夫世之擇地而
行呻吟佔俾偃首白簡者何可勝數而卒無如命何
抑有城府機深町畦辨著言清于涇行比秋旻糟糠
不厭老死耳叟以岩穴枯姿不求聞達自分腐草同
糜庸詎知子孫昌大若斯之顯也是遵何德哉惟彼
惻然一念發乎天真卽暮夜亡知而神明幽鑒之矣

故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行不與善期而善不與福期此真能動天地也者且聞之諸王九葉增丘封樹彌望充北地無兩此亦足以發明王叟之盛矣余故爲之表章歸其旨于厚德以風後世陰行善者作王太僕傳

二賢傳

江東之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隔千里如比鄰者無他好爵爾縻此倡彼和理有同然機有必至也余於萬馮兩公之事蓋喟然太息謂無人我後先竟能相與共濟善作者不必善成人有義舉不必已出大都以天下之

善爲天下成之而已萬公者吳之陽羨名士和以督學來黔師道尊嚴至今談名學道者必以公爲稱首黔僻萬山中田疇錯壤民故艱食公念士之貧者別無以治生廼出錢金易粟八十石稍做晦翁社倉遺意使貧士得春食秋還而爲之記曰力有不足於已可以望之人効有不見于今可以圖諸後區區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其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使士也少脫稱貸填溝之患心斯慰矣此其所望於人而圖諸後也又曰一人倡之後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後人從

而壞之則其事必廢居有頃公去有馮公者澍之四
明人名成能以觀察來黔公力行古道闡明理學居
多觀督學義舍之意慨然咨嗟求嘆于是以粟易金
益以俸薪百八十緡置水田二分實計四十畝每秋
成積貯視諸生貧乏有差而多寡其數無改萬公之
舊第務增拓之至今黔士不忘馮公德而益思萬公
賢夫萬公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又以公天下之
善屬望後之君子其心曰夫人有善而人為之吾安
得尸之而安得穰之顧世多著人我相藉令不毀其
成詎克成其美乃馮公不煩告誡不嫌襲故不目為

他人之賢而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故其相成也如
四時其相濟也如五味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倉田其小者也使天下事盡
得如二公者先後共圖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
可去耶先是余撫黔之三月鄉縉紳陳先生源抱
鑿坯高致一日策杖詣余以除害告乃知乞糶林荒
利與害半余卽出廩薪益以公帑幾二千緡置田備
賑夫學田為士也不及民賑田為民也兼及士萬公
似有俟於今日余亦未竟也七何赤城應公以名直
指按黔相遇賞心增益余所不能從此行平糶之政

市價不增歲以為常。其於中虜幾寤。是應公且周
巡郡衛。隨方措注。仁風翔于四境。余觀厥成。喜可知
矣。雖然。民惰則耕違。時官尅則農他適。又之官農兩
玩。非得人以警覺之。則弊滋生。三者有一。登稼之場
恐為茂草。不若仍舊貫。茲喜也。貽其憂者也。及闕省
志。始見二公心事。復鞫然曰。有是哉。不以首善自限。
以無窮者望人。我思萬公實獲我心。似而續之時。而
宜之。安知無馮公其人乎。余兩人可無憂矣。因備述
萬公之言。以告來者。而以馮公期之作。二賢傳。

忠惠青公傳

江東之

余先世有景房公者以吳越侍御史奉圖籍歸宋畝
稅三斗籍也公患之乃沉籍於江以遇風聞宋太宗
遣王方贊按之可其奏畝稅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
莫不德王公而頌江公為之嗚矢也二公之心同其
功大其澤長自宋至明興五百餘歲有心相感而
節愈竒者余過沅湘又得一人曰忠惠青公云公當
高皇帝御極二十有四年則壤之賦成薄海內外咸荷
聖天子輕徭稅加惠元元至意獨龍陽一邑僻在湖湘
厥土窪莽額輸三萬七千有竒民不堪命化離流散
者久矣時監司郡邑莫敢

向公為尉董築隄事邑故瀕河廣之瀦水時時汎濫不受障公憂之乃上減額疏凡三叩不報遂自經

闕下

上憫其誠賜減額二萬四千餘石以為常諸大夫皆曰捐軀而悟

主殺一身以利萬民青尉之得死所也自江潭之烈著而懷王不悟義士自今悲之尉知

主聖可以行其直而成其仁見機之明赴義之勇公蕪之矣或曰邑有令有丞尉可無死嗟乎不有生者何以贊國不有死者何以極民當

國初立法森嚴三犯逆鱗誰敢者公不難蹈危竟以蠲苛一命之士于人有濟所信者心所活者民死而不死謚為忠惠也宜哉先景房公歷數世至高孝宗朝子孫顯者七十餘人丞相江萬里其裔也王方贊子五人孫珪拜相曾孫尚主以故江公事載家乘王公獨光照惇史今青公與方贊均之蜀人均為民稅一減于前而生有榮名一減于後而死有惠烈天報青公宜敦於王氏將無同于江公故未可以遲速測之耽瑞子曰宋太平興國凡諸臣定經制及陪臣來歸者率顯庸之若沉籍若減稅二公幾陷不測皆不有

其官也青公不有其身邑民到今思公者感極泣下
不啻僑終蹇謝興謠輟相已也彼登崇陟華泯泯而
死詎能與尉絜耶余悲黔中吏不自振拔每校牒求
去恐爲溝中瘠亦淺之乎丈夫矣因表揚奇節以風
卑官作忠惠公傳

六英傳

江東之

余讀史至田強錢鏐之際未嘗不嘆忠智之在人心
千載如新也強當王莽之篡思漢不忘樹兵拒莽十
年之間兄弟同心禦侮日無寧夕及莽敗而事漢益
堅是時中原豪傑能如強者幾人莽豈敢違間鼎之志而

賄投璽之悲哉田強其忠矣宋室初興鑿也識天人
向背不難委質於宋卒保其國而北面稱孤可謂不
智乎茲兩人者九原可作余方為之執鞭詎意代降
而下耳目覩記於二氏中稱忠智才賢者得六人焉
濟火者漢牂牁帥也善撫其部落能得衆心建興中
諸葛武侯南征通道濟火聚糧以進武侯大悅遂命
為元帥贊侯平西南諸夷縱擒孟獲及歸克普里徭
徠氏所至爭拓其境土武侯以昭烈命為羅甸王其
後有靄翠者元時為四川行中書省左丞加鎮國大
將軍三珠虎符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中原翠先歸附迺進水西之乘數十
匹 上喜厚賞之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司十三年
征討雲南師次於沅翠備馬糧毡刀弩牛羊各以萬
計助軍實事平朝見晏賜甚厚其後有萬鍾者正德
間雉長一方始多恣睢不受羈縻時新建王先生守
仁貶龍場驛丞鍾析節札之貺以金帛鞍馬不受則
令人繼粟繼肉時以減驛晉職二事為詢先生荅書
謂 朝廷制度諸侯無敢干易使君之先自漢唐以
來獨長久者以能世守

天子札法耳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曰不可故驛可撤也亦可增也驛可革也司亦可革也使君其未之恩耶至若剷除寇盜亦守土常職今屢舉以要賞是干進不已衆將不堪夫宣慰土臣故得世守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上所使遲則有方命之誅是今日之參政已非使君之福其又可再乎諸凡詢謀而繹繹而改奉而為常弦著祭大都如此今其子孫即安宣慰云又有宋景陽者故恒山人也宋開寶間景官寧遠軍節度使時粵西諸蠻作亂詔景真督兵征之悉定廣右復進兵討雲貴川中西南以平進授都總管建帥

府于大萬谷撫綏勞来得遠人之心民多歸附李
太尉謚忠成其後有阿蒙者元時加鎮國將軍兼西
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初同霽翠歸附賜名
授懷遠將軍有善政子誠當襲

上御製誥文予之曰黔中諸夷襟處非德足化頑勇足
捍侮則官守不宜尔父當朕命將西南經理首以義
從固膺是任尔當撫恤諸夷選能禦侮以安是方其
後有宋昂者好學攻文守廉持儉愛民禮士惟日不
足又多收致經史以崇文教時人稱其備教化俗如
文翁焉苗民有美兵者輒自咎於政不報誅責以故

政治旁洽邊徼和輯今其子孫即宋宣慰雲

御史大夫曰方今東南夷長如彭如岑先世皆雲臺
名將匡輔漢室慶貽孫子非夷而中國之特以世官
與夷習迷其靈根耳魏吳之間鼎足而王者惟漢得
正故濟火之事武侯田強之憐也胡元以夷蕪華濁
亂極矣

明興

高皇帝為百王雪耻除兇使民間復覩天日而霽繁燭
蒙不煩一矢相率而從之如流水知大義矣故兩火
之去邪歸正與錢鏐之以小事大後先一道若并轡

有取焉宋昂之下士好文後有仇博士而欲壞賢序
相去遠矣安萬鍾少厲彙氣一旦崇儒納誨非復故
吾其人傑哉陽明先生如大治紅爐遇鐵皆鑄奈何
敢望後塵顧居異龍場化愧師帥孺子不德而潰家
聲余先生罪人也方省誓自責猶日望之作六英傳

李節婦傳

遷客胡松

節婦石氏印江處士石某之女成化己丑年六月
十四日生弘治庚戌歸宣姑歐陽氏嚴重石事之無
可其意好治麻桑蠶繭性醇質率衣著五六載不
易帨巾中華靡相尚石獨以朴儉處之無珠色弘治

乙卯年宣卒遺孤子二長綻四歲尚未週事窮途
艱阻萬狀或勸其嫁泣曰遺孤柰何且死之日何面
目見君子于地下乃紡績以撫遺孤嘉靖乙未臺史
鯉湖王公按郡旌以禮幣是年七月十五日卒附鯉
魚浩先墓之右歸宣時二十二歲宣卒之年二十七
歲孀居九四十年卒之日六十七歲栢泉子曰余他
日讀春秋見說春秋常事不書是矣至于紀叔姬之
卒與其葬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仲尼至備書其年
月若日而弗遺彼一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
卿大夫是何其名寵貴盛也乃泯然或不少見于策

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壞至
于龍蛇戰野玄黃易色賣國弑君弁髦名器而秉節
守義乃獨見于一亡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賢
之以為天下後世勸耶乃余居今之世得傳李節婦
石氏慨然長嘆為一恻然焉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蓋
古今之同情如此顧恨非其人不能使節婦永有聞
于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知世果無其人手感
事悼時廢書于已

王烈女傳

知府余忠

烈女名伽藍姓王氏石阡府迎仙里民玉英女英由

承差正統初任雲南姚安府普朋驛丞伽藍隨任幼
承母訓素閑閨儀尤勤于女紅為父母鍾愛擇所歸
已許同郡士人楊振綱英解任隨回籍欲歸間適正
統戊辰歲後洞黑苗脅清水江草塘諸苗作亂屠戮
生民劫擄財物蔓延流毒至石阡四境被害得免者
各奔外境是歲五月英挈家率伽藍輩欲之蜀以避
至中途聞賊暫息意其不來復回未抵家至楊寨時
六月十二日不意苗賊復至英年老不能奔遂被害
伽藍年十九被執驅以行且欲污之藍見父已橫戮
厲聲罵曰吾父既為所害恨不啖尔肉尚敢更為不

道耶賊強逼之又曰寧同父死不同賊生唾罵之聲
不輟于口賊怒而害之嗚乎世之所謂大丈夫者平
昔讀聖賢書不知所學者何事脫有不事輒趨利避
害偷生全軀為臣不能死忠為子不能死孝甚至亂
臣賊子接迹于世獨何心哉其婦人女子亦固有挾
貴驕夫爭妍妬忌者有鑽穴相窺踰牆相從者有夫
亡肉未冷而遽適人者父母國人賤之宗族鄉黨唾
之其視伽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然則伽藍未嘗讀
聖賢書乃能不失其身是固天性之貞得非女
子中之烈丈夫乎余守石阡聞之恐其久而湮沒其

貴州通志卷之二十一
事乃為作傳以垂于後俟秉彤筆者採錄焉

胡知府死節傳

余志

知府胡信廬陵人也由上舍起家有聲於館擢南畿
秋臺主事正統丁卯來知石阡府事立心以正御事
惟勤阡之士人感而頌之有不能自已者歲已巳蜀
之後洞黑苗不法出脅清水江草塘之苗縱橫猖獗
蚕食其地而為賊掠財屠人荼毒熾盛蔓延入阡四
境皆遭烈燹民不聊生五月望前一日祀龍底江邊
江近府治百姓奔突竄避有以危棘來告其亡者公
曰吾受 天子命守斯土吾亡百姓皆亡矣固執確守

五月終賊退于只橋七荆未幾復臨隔溪幸水漲莫能渡郡耆楊光斌從公留飲且曰我天子之吏犯我是犯天子也光斌曰事變不可以常處請亡而避公堅弗許光斌偕郡中尚義者十餘人強挾而行至洋溪口登舟渡溪時賊已踰江搜山掠境追至溪下衆皆投水逃遁遺公與妻弟失其名氏者在舟不能去賊臨公操戈數戟力不能勝罵賊之聲不絕遂被執以行渠妻之弟曰吾親胡既被戮予所仰賴者已失于守吾寧不惜而死于胡曷敢免禍苟生哉厲聲叱賊旋亦被害府篆亦被刦去時六月一日也嗚呼胡

公死于守土是其大節之難矣妻之弟素不聞道而死于胡雖出於良心是亦大節之所激發得非烈士夫乎二公死節皆可書矣惜當時執政者不聞于

上以旌其節百世而下聞之者寧不為之太息哉成化己亥歲閩灘余志亦奉

天子命來守于斯詢諸故老知其詳不忍沒其善因為傳以垂于後庶公雖死而猶不死也贊曰余讀易至節之為卦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夫節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非得中正之道者能之乎此余有所取於胡公之節也當其賊至之日在他人孰不棄其官

以避之勢之迫孰不延頸以就死胡公則不然始而
執正以守終而執正以亡蓋行險之正可與泰華並
峙而日月爭光矣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焉者忠
節是也忠節在人為道為志而氣實配之養自夙成
發由衷出倡焉應焉雷行風動雖以內弟之未聞道
而亦視死如歸非有得于大節之所激發而然哉傳
所謂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者非若人誰其以之特為
之傳嘉其有合于易節且以俟太史採焉

長官李盤死節傳

郡人敖宗慶

西南夷曰鎮溪草子坪叩棘筒也嘗弄鋌鋤副長官

李公盤從師徂征率千師曾孫湜之氏奉狀屬愚傳
愚少時亦聞其槩而竊敬慕之矣茲夷近復猖獗流
毒諸郡勒兵已五逾年尚未底績乃感慨今昔按狀
而傳曰公諱盤龍副長官其先京兆人宣德間鎮寧
苗叛命大將往伐之賊引匿山中持久不出人皆疑
怯公毅然率孤軍深入遇賊數百公策馬奮擊斬首
數十余級賊四集援兵不至遂被執公素勇敢賊畏
而惡之及執公賊曰汝銅仁李耶思南李耶賊舊為
銅仁轄銅仁李善撫之故云從卒曰銅仁賊欲什公
公厲聲曰予思南何必詒之從弟百戶李邦政告急

于德江副長官楊朝海公姻戚比二人至公已遇害
邦政以石樹間記之久而樹合生夾石夷人夜過樹
下聞空中有點兵聲夷人以為神立祠樹前祀公號
其地為留石坡視定府治西北十里人同村後世子
孫稱為留坡公公所披鉄甲鉄片各有銅鈴所乘馬
高五尺性嗜人人莫能近公冠帶乘之則步履如常
度被鐵甲據鞍銅鈴齊鳴則奮躍叫號如戰陣之狀
公雖武夫樂與衣冠之徒游御史申公祐公之姪甥
忘年與之交每論及時事公大聲曰身蹈白刃之鋒
銍血潤原上之野草然後不愧舍生取義之道申公

曰丈夫當如此卒之申公亦死義于北人皆曰二公
素志云贊曰士死事大夫死疆圍分也時有戰事守
疆圍者居則食若毛役若力置然以為分所宜有又
從而敲朴魚肉之一遇有警即惴惴首竄惟恐其將
及已甚或射力邀功憤事殃民皆不暇顧念况望其
服勤以死哉噫視公當為何如春秋之法大夫卒于
師則卒之公可以卒書矣若子孫世有疆圍職事之
責將無念爾祖耶

薛母貞節傳

郡人李承露

薛母者故諸生薛廷珠之配吾友溫江令彥卿母也

母為廩生蔡瑚女幼有志操笄適薛薛治經生言有
聞矣已而試有司不售輒憤恙投烏當河以死厥嗣
訃至蔡哀不勝脫舍旁井趨投之賴鄰氏婦亟拯得
免蔡不欲生哭輒嘔血骨立待盡矣姑許氏提三載
兒示之曰若欲從吾兒地下遊乎無論吾媪姑耄嘆
如此三尺孩提何且偕往奚益成孤難矣蔡大感悟
稍理櫛沐強饘粥以適姑意比兒長就外傳則時時
微以父事感之而身執緝績以佐讀往蔡宗教饒人
母罹變故已相繼殞逝無人中替矣以故母傍雖事
作極備苦辛卒就兒以明經舉于鄉舉之日母猶

涕哀思如初喪焉。彥卿既續父志，光母節，懼母廢。高即屈志為文學官，得之安庠，迎母宦，即訢訢樂也。稍遷溫江令，以母訓能其官，屢以最蹟膺薦。居三年得封父如其官。母曰孺人云，比彥卿免歸里，而母已逾六望七轉，昉往事，逡巡幾四十稔矣。會觀風使者前後採輿論，謂薛氏節宜為表章，每得代去，即以粟帛旌其家。今御史薛繼茂雅重風節，檄拾蔡事具。疏以聞，其畧曰：臣按黔服，庶得故諸生薛廷珠妻蔡氏節行，甚具夫以聖朝重節義，故徼外無論匹夫匹婦亦節義之殉，蓋澌溼者素矣，而不有表

揚奚以風乞為表厥宅里。制曰是賜銀三十錠

勅縣官建坊示旌云彥卿徽御史力得明母志其地由南折而東有安巷薛之居第在焉旦而脉之有坊鬱盤靈光巍巍存矣屬友人刺史李承露為作傳贊曰前史曰高士清淳貞女亮節徽美不殊世典或闕此古今所為慨也以予觀于薛甫戰執不售幽而自沉義似過激然彼固耻氓氓焉志足悲也薛母感姑語成孤以雪夫憤盖有陳嬰之誼令人脉脉愴之卒參國典聲施後世有以也夫

序類

送別王守仁序

提學席書

予少志學始分于舉業繼奪于仕進優游于既
壯之時每誦考亭之訓從事于格物致知如泛
舟渤海莫知津岸嘆曰我馬踣矣我僕痛矣吾
弗能進于斯聞古人有以文章擅聲有以事業
名時流光餘韻至今逼人耳目吾將事此以老
吾生矣茲又數年文章未名事功未樹神氣日
昏日塞如木強人矣今年董學貴陽適陽明王
伯安先生以言謫丞龍場驛延諸文明書院以

師後學予舊知陽明知其文也知其才猷勲業也因以二者質之陽明曰吾以子為大人之問曾耳與目之問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莫大者心莫小者耳與目也子事文業以為觀聽之美固未矣心至大而至明君子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譬之開廣居懸藻鑑物來能容事至順應蘊中為道德發言為文章措身為事業大至參天地贊化育而有餘矣何以小者為哉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孟子曰從其大者為大人從其小者為小人入途不慎至有君子小人之

判術可不擇歟予聞而心惕背汗日親所學正而不迂方而不泥通而不俗推萬變而不出一心探幽曠而不遠人事歷試其餘禮樂文物天文律曆皆歷歷如指其掌究其要切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尤致力焉蓋學先于大而自率其小者耳嗚呼道自孟氏絕傳寥寥千載至濂洛出而開扃啓戶傳授入道之途曰靜曰一已有程度龜山親授程門再傳而豫章延平從事于斯卒有所入至朱陸二氏各分門戶當時門人互逞辨爭從陸者目為禪會從朱者謂為

支離道至是而一明亦至是而一晦陽明早歲
學道未得去而學仙因靜久而自覺其失悟朱
陸不決之疑直宗濂洛上沂孔孟大中之道恍
若有得固方升而未艾也予觀歷代文運必積
百餘年而後有大儒如董如韓如周程出當其
代之盛

國家百四十年守道不回如吳康齋薛河東清獻
自得如陳白沙則有矣未有妙契濂洛之傳是
當太平文運之盛意者有待于今歟陽明聞予
之說將能自巳其所至歟予方深懲往昔且恨

邁晤之晚適

天子詔起言士陽明復有廬陵之行予能忍于一
別乎夫君子不憂身之不遇而憂道之無傳遇
不遇有命傳不傳在人會稽之間有與陽明來
者 **輦**其人也有從陽明游者蔡宗充
輦其人也予雖未得相從二三子于陽明
山麓或咏或游以追舞雩之趣然而意氣
相感已神會于溟海之隅矣幸相與鞭勵
斯道無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固陽明之
心也無亦諸君之願歟

炁候圖序

文成王守仁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
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
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
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而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
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
候會者元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
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
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于月者也氣証于
氣者也候証于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

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虫始振為魚
負水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攷也氣候之運
行雖出于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自古之君
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天道致察乎氣運且
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暴雨之愆
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兩
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
則書多麋則書蚊蚋蝻蝻生則書六鷁退飛
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
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

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于是乎有証
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之道也大總
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圖遣使以
幣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于其間守仁為使者
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
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
忘也而後著于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
于其心著于其念存于其心而後見之于顏色
言論志之于弓矢凡杖盤盂劍席繪之于圖畫
而日省之于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

游田之物其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
之見于圖繪者不于彼而于此吾是以知其為善
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憂惕夫
人為而謹脩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
夫天道也歟夫整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
克念于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于天道
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曠而
窮天地之始終皆于是乎始吾是曰喜聞而樂道之
為之叙而不辭也

五經臆說叙

王守仁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也五經聖人之學真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恠夫世之儒者求魚于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于筌則筌與魚忘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詁期有七月而五經之首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于麩蘖非誠旨于

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
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
卷四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貴州通志序

成都楊慎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政出于一而禮樂為實用三代
而下政出于二而禮樂為虛文其言確矣義軒以降
姚姒以前作之君作之師本一人非二事也孔子之
言仕與學相濟而不相病孟子之論善政善教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也然自聖門由求政事游夏文學已
分二科而不能兼班固傳儒林如施讐赫尊之徒惟

稱其學循吏如黃霸龔遂惟取其政無而全之雖
門未嘗輕許而况後世哉雖然日事于簿書期會錢
穀甲兵而無意于則古昔稱先王述往懿聞來哲不
幾于毛錐皮相之論乎詩疏之九能漢吏之六條猶
古道先進之餘羊典樂教胄之乘常也禹貢山川職
方圖志是政之教仕之學官而兼師由此其基也我
太祖初開天立極戎馬倥偬首命儒臣修天文分野
大明清類之書近百餘卷繼而

英廟命儒臣修一統志愈備矣類例精詳去取覈實天
下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統舉其大綱而一方一郡一

邑各有志焉亦擴其目詳其緒使人知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官常之守道變之化于是乎係焉厥事亦重
矣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

聖代始建官立學駟鱗介而衣裳之伐芴亂而郡縣之
剗砦落而衛守之百七十年來駸駸乎濟美華風而
嘉靖中又特開科增額人士爭自磨厲以篤祐文化
翼贊皇猷與為多焉舊有方志殊為簡畧癸丑歲中
丞成都劉公大直侍御東萊宿公應麟首倡增修及
今中丞松江張公鶚翼侍御汝寧陳公劾古方伯德
安高公翀仍俾刪潤而督學憲副射洪謝公東山實

主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采子集又參訪故老咨訪
儒生浹洽而罔遺精鍊而無疵不遠千里俾以圖來
屬慎為序走也哀謫何能為役暇日常觀常璉華陽
國志自先漢初至晉四百歲士民可書者四百人亦
可謂多矣上泝漢初至三代千餘年史所紀無幾人
忠魂義魄與塵埃草莽同沒于丘原豈不重可惜哉
諸公今日之盛舉繼絕表微用夏翊華復三代禮樂
之權輿也余嘗慨今之議論以邊徼為遙遠不之重
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邊可輕乎哉衣之裔
曰邊器之羨曰邊而器破必自羨始衣破必自裔始

遠微之說何以異此遠可輕乎哉此又諸公雖思其
居靖共尔位以副

九重之顧諟以啟百代之瞻仰斯志也寓禹貢之衍義
職方之流別矣敢併及之

學孔精舍彙稿序

提學劉伯燮

余今觀孫先生全集矣先生自讀中秘歷藩臬洎掌
成均來所至門下士摭所得及見鏤為帙以故集特
時傳域中類弗全丁丑秋余督學南中到門所訊全
書亡有也戊寅清平及門士得備收始備鏤之而彙
稿成據人間所散見尚多集中所無豈先生嘗自定

之乎集首奏疏經筵講義次序傳碑銘諸文次古風
絕律諸詩備讀之大都先生集體直迫古人而抒以
心所獨到自為一家言奏疏似賈董無陵厲激昂之
態經筵進勸似衡向多指要切實之歸序傳似遷固
無險澁支離之失古風似漢魏絕律似盛唐殊多雍
顯淵懿之度余小子爨嘗序述先生格言謂先生言
殊醇厚也近之矣劉伯燮曰後人慕古談天風庶幾
乎梁苑楚臺上林長楊一遇也其所為藝蘭轅橫放
亦自以為道駕關世教試取讀之所得意語直長短
家一任俠伎耳試令語理道反之身心則口噤不能

發一竒彼其目江門粵東龍山之言不闕則迂相與
姻笑之不知臧與穀縱均亡羊而挾筴之與博塞亦
終有辨也况天壤哉夫人之有言也必根於學學必
詣於道不詣於道者雜學也不根於學者雜言也野
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權謀士能道之矣徐常
長曰心下苟願必以求學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此性
情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彼數子者曷嘗禁學弗語特
彼謂學非若江門粵東龍山之學而抑歸之心焉性
情之云庶矣乎先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群書時已
志於道長遊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

公中歸本于學孔故是稿標以學孔云夫孔書乎
古之上學耳矣不以文名不以詩名兩漢唐宋迄乎
千古之下漢文耳矣唐詩耳矣至宋理學耳矣文則
無詩詩則無學孰精其傳孰彙其全今僅見先生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怵是則是倣余讀先生之德
音為甚醇厚是足以視民之怵也已

維風編序

知府陸從平

夫風噫氣也而激者謫者突者唱于喁喁調調乃
何弗齊也施于有政則德之淵鄭之細齊之泱泱秦
之夏駘列國之風而知列國之俗吳公子辨若觀天

焉蓋鼓萬物者莫疾乎風自昔記之矣夫風之靡也猶水之下也防水以砥維風以言故曰君子之德風又曰禮義庶耻國之四維甚矣風之不可以不維也今天下風何如哉嗟嗟難言之矣余先讀中丞葉公憲約衍知公意在敦實剗偽甚盛心也而其約主于貞憲不及于齊民尋謁叅知史公得公觀察楚常時所刻維風編者讀之則其意與憲約同而其說似備蓋二公首以風教為已任故雖未同事而先同心如此也海內士庶傲而成風即吳公子不悚然改聽哉孔子剛詩以二南為風之首至黍離降為國風而風

始變而後春秋作春秋固所以維風也是編以維風
名公殆有深長思哉夫登高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
遠何則其所據者然也余時在下風故守思唐四年
而無能改于思唐之舊今持公所維風編者呼人人
其或有敬應者哉固請梓之郡中而僭綴數語于後
先行錄序

遷客鄒元標

余言與友譚學友箴予曰學豈在誹誆為哉躬行足
矣子知適燕者乎先調道里寥廓山川紆迴然後可
以適燕不然其不至于摘植塞途者幾希學之不講
徒曰躬行亦奚異于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非

耶曰此夫二三子貢問君子意也子貢墮在聞讖故
藥其病而告之上聖人與君子有辨曰聖人吾不得
而見欲得見君子者此可以見矣他日又告之曰予
一以貫之此希聖極功也未幾同野先生以先行錄
命予弁卷端余嘆曰噫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學者學
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夫婦昆弟朋友
焉言理便是實理言事便是實事近學者譚杳眇之
論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蹙其為不學子調
笑而譏議者甚矣嗚呼共是天下今之天下即古之
天下吾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彼調笑而譏議者亦吾

躬行之未至歟先生論學而以躬行名錄誠末世之
瞶眩也文曰子今左躬行何昼曰知行一體識得語
知而行在其中語行而知在其中語先而後在其中
先生昔常以毋意為宗觀其言曰學貴脩行若不知
德與不脩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見以手扶壁有足不
前子可以觀矣子知先生之學則予昔之未以子之
躬行為是今以先生躬行為正蓋各有攸當未可以
膜說為萬里聖途即之則是凡我同盟請繹斯語庶
幾為適燕之指南也夫

憲約序

提學沈思克

粵稽古而世其文風七旬遐哉邈矣如漢世作人
無如文翁之於蜀士授經荒俗一變此以文風之
者也唐世無如楊平章締命下之日中書令徹聲樂
京兆尹減駒從此以朴風之者也兩者操術異而致
用不同至其所感召竝若建桴而鼓執樞而運不待
發徵期會徒於風靡而雲從者夫豈偶然也不佞祇
役于黔入其野雕題而卉服山昼而缶歌夜卽夷裔
故陋俗在也謂宜風以文迨觀都會昼萌輻輳而有
摩馳傳繹絡而踵接鱗組之會日侈筐篚之交月繁
浸淫乎靡矣又謂宜風以朴兩者何適從焉易之賁

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而推之化成天下有如軌近世
侈靡相高繁縟相飾而終莫之止本來朴茂漸滅殆
盡焉用文之則亦鬼魅而已矣世風奚裨焉茲憲約
所為訂也約訂於藩臬諸僚長會

侍御楊公至示所按晉陽臺憲約其大指如約越歲而
中丞江公至其先聲所載過大指亦如約諸僚長乃復
裒益曩所著約付之梓求其傳而屬序於余余蓋嘗
心慕文翁之風厚有望于吾黔者久之矍乎猶向若
也獨幸先後所際類躋楊平章以上其人端本湛源
一洗陋俗振頽波而返之質不比野文不比史庶幾

乎彬彬以仰佐

聖天子文明之化而兩階舞七旬格者復見於今日世道何幸茲約也基之矣

憲約後序

僉事方萬策

蓋禮緣諸人情哉要以總一海內整齊萬民夫非世道一橐籥也耶尼父去奢返儉本是務宗後之譚者祖焉遷史亦謂禮始于脫成于文終于稅稅者悅也為人情所甚適也輓近奔命于繁苛奢麗多方乎儀節而用之非禮之正矣維時藩臬諸公毅然復古出憲約若干條刪定之以示同志會

貴州通志卷三十三
侍御楊公按茲土亦出山以西憲臺約五首若辭命若
讌會若公禮禮節交際大都太素是崇久之

中丞江公撫臨首禁諸縉節竝與諸公憲約如左券蓋
兩臺暨諸公鈞有世道責憫時正俗宜其不謀而契耶
夫有位者風教所先有如

兩臺侶之在事自藩臬而下咸矢心滌而繁苛奢麗一
時士風吏治有不熙然執于正者未之聞也諸公以
憲約付剗劓氏請余跋一言余惟禮者在酌夫可以
行可以已之中迺今涉世者內寔厭苦之而外猶然
膠固纏索於得已而不已之禮其於禮亦甚摘僻矣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禮之盛行
俗之所繇以敵也是編也稅敵俗而壹歸之于正是
故擬古大行禮官亦劔首之一快耳思深哉迺儉崇
本之意則橐籥世道其在斯乎我輩奉以周旋其道
何若說在羽人裸民之言已羽人裸民見杼指其布
問曰何以為之莽莽乎示以麻艷然曰孰之壤壤也
可以為之莽莽乎嗚呼今之用禮者寔朴毋靡寔拙
毋工寔徑情毋寔組織弗以壤壤為莽莽則幾矣

闡幽錄序

知府劉之龍

余觀石門牂江之間壁立嶙峋波流迅激若慨然有

語於心哉此其有端人女士志節足卑萬仞而迴狂
瀾之既倒者旦暮遇之矣遼蔡令尹稱述其母氏貞
節甚具更出一帙友人楊直卿序其首學憲伍公及
鄉之縉紳先生皆為詩文歌誄與

國典部檄相推詡也令尹復欲余言余寧有所言哉夫
節者處於不幸之地者也綱常倫紀民生率性而安
勢異則交變則為不幸不幸而人情不堪匪其志不
可奪於三軍之帥即頽弁而垂紳儼然稱丈夫者疇
其鼎鑊如節守赤心待死覽鏡古載籍見危臨節反
面二心者可掩卷長太息也節婦孱孱一女婦耳出

於富貴世家適蔡為諸生生病願天請代稍有起色
竟不起也以二十之年稱未七人剪髮明志抱孤閉
戶至于垂白克以壽終究也

天子嘉之大夫士庶人誦之豈可不謂完名全節哉夫
婦之節即臣之忠也達人與忠者曰慷慨殺身易而
從容就義相顧謂難蓋一時之憤惋何如執極不變
事久論定君子詎肯以名節輕許人哉余論節婦始
終當中道棄捐宜不難勉一死以求同穴之為安
而寧忍慷慨盡瘁恩勤數十年間處心積慮惟恐有
藁砧三尺之遺孤而不為一身皎潔之行嗟乎貞明

烈操出儼然稱丈夫者而上之矣節婦顧氏女也厥
考叅藩公敷歷內臺急流勇退家政肅然稱為貴之
聞人頃者余庶得其實亟上之

學使者與其鄉先賢共俎豆矣節婦之行有以也夫
令尹欲余言故為之論著若此令尹為長者有胤子
足以昌大其家聲天之所以報節婦也然天無心也
亦非節婦之心也天與人相協應之理不可誣者而
余亦非區區以此為節婦貞節之著也

安氏家傳序

祭酒周洪謨

貴州宣慰使司禹貢荆梁南境東至龍里西接烏撒

南連泗城北抵播州廣及千里輪半之其先有慕濟
濟者與普里部犵狁氏爭為君長迭有盛衰其後有
曰濟濟火善撫其衆時聞諸葛公南征通道種糧必
迎武侯武侯大悅遂命為先鋒贊武侯以平南夷擒
縱孟獲及歸犵狁氏拓其境上武侯封為羅甸國王
自濟火傳至普貴凡五十六代其先間皆封以王爵
大明一統志稱普貴宋開寶間納土歸附賜王爵以鎮
一方普貴卒其後嗣被鄰封誑誤宋帝命將征討普
氏子孫具狀以聞遂班師不入其境降勅諭之曰
予以義正邦華夏蠻貊無不率服惟爾貴州遠在要

服先王之制要服者來貢荒服者來享不貢故天子
往年為扶播南楊氏之弱勞我王師罪人斯得想亦
聞之有司因請進兵爾土懲問不貢予曰遠人不貢
則修文德以來之窮兵黷武予所不忍尋乃班師得
爾母子狀知欲嚮化乃布茲文告之辭曰爾若挈土
來庭爵祿土地人民世守如故予不食言故茲制旨
想宜知悉其後有曰卜薛仍襲王爵至于胡元有曰
阿委氏其妻奢湛夫人阿委卒把事普加專權作亂
不修職貢元帝命將劉平章來討師既臨境奢湛密
計斬普加首詣軍前請罪平章命阿委之子阿那仍

守其土用是元始去其王爵至正十九年以阿那授
三珠虎符昭勇大將軍順元路總管疾卒弟阿拂即
阿畫至大元年襲授武畧將軍順元等處軍民宣撫
使襲帶原降虎符恭定間賜名帖木兒不花中奉大
夫護國侍衛親軍都指揮八番沿邊宣慰使至順元
年陞授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征伐有功授
昭勇大將軍重授三珠虎符陞順元八番等處軍民
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封順元郡羅甸國侯至元元
年赴大都回至彰德薨追封濟國公阿畫事畧見
大明一統志其從子靄翠襲授中順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兼順元等處世襲土官宣慰使煇
大將軍三珠虎符其妻奢香聰慧過人輔助雲內其
臣總管隴約小心謹慎協贊于外適元季明玉真據
蜀伏遇 太祖高皇帝龍飛九五平定中原貴州所
屬水西產有良馬數十匹令把事重譯從鎮遠達施
湘買踏赴 京進貢荷蒙 高皇大喜厚賞以歸時
聞天兵南下西蜀以平備馬百匹齎本司印信拜換
牌面赴重慶府總兵官繳納時夏國主明昇以金馬
降獻龍馬 命學士宋濂作贊是馬出于貴州養龍
坑者也宋濂作贊見文集洪武四年欽蒙設貴州宣

慰司授士官宣慰使五年授廣威將軍 諡命子孫

世襲六年陞本司為貴州宣慰使司本年授明威將

軍及賜水字號勘合文範七年授懷遠將軍 諡命

子孫世襲十三年大將征討雲南師至沅州霽翠命

總管隴約迎至鎮遠通道積糧以候大軍既至百蠻

破膽靡不悅服霽翠備馬一萬匹米一萬石毡一萬

領刀弩牛羊各一萬以助軍資藍傳二總兵官甚喜

度本司地方道路開設十一驛四巡檢司而去十七

年霽翠及隴約赴京朝見賞賜甚厚十九年霽翠歿

其事亦畧見 大明一統志明年弟安的襲職二十

二年貴州都指揮同知馬燁激變水西頭目奢香與
安的阻止不聽時侍郎鄭彥文在貴州公幹奢香竊
路走告侍郎以其事聞 朝廷遣使取燁回仍宣奢
香赴京朝見 太祖皇帝悅命內使臣引入內宮見
太后蒙賜珠冠釵花金帶及綵段筵宴封賢德夫人以
歸安的亦能承繼祖業撫理地方其後子孫遂以安
為姓二十四年授亞中大夫 誥命三十年為軍務
事赴京謝 恩回至播州湘川驛卒弟安卜葩襲職
永樂二年授懷遠將軍 誥命是時總管隴約已卒
卜葩年老有疾安納洪替職十六年赴京進 貢回

至襄陽漢江驛卒孫彬樞尚幼從父安中借養彬樞亦故時總兵官吳亮征湖廣等處納馬三百匹安中物故安聚龍正統二年授懷遠將軍 誥命玉年病卒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同定西侯蔣貴征麓川從子安隴富為舍人納馬四百匹七年隴富襲職十四年授懷遠將軍 誥命是歲前湖廣鎮遠等處苗賊作亂攻城燒劫也寨延及貴州其勢甚盛貴州三司取隴富領兵赴貴州護守城地議以毋奢智保水西隴富領兵萬餘至貴州北郭據山為營故苗賊不敢逼城後苗賊恨隴富護官軍乃來水西攻宣慰母子隴富

急回水西苗賊四維蜂起度不能敵挈家奔入硬寨
又被攻圍其子觀雖拒賊年幼率諸酋與賊對敵凡
六十餘陣半載餘諸賊退散地方以寧

朝廷聞隴富母子有保障殺賊之功命行人劉恭齋

勅并綵段獎諭其後畢節衛誣欲加害隴富奏陳冤枉
請為辨明蒙降勅獎諭以安其心

嘉泰三年總兵

官方瑛征紫江等處叛苗隴富納馬一百匹給軍天

順二年征東苗又納馬二百匹給軍四年西堡蠻反

總兵劉玉來討其罪隴富率土兵隨征不次有功累

賞銀牌隴富曉字義事母孝持家以儉愛民如子嘗

其土鄙陋欲變之又纂司志修家譜遭時多故在
克如志隴富卒子觀嗣善繼父志述父事凡居室器
物衣服婚姻喪葬壞災捍患之事頗依華夏之禮不
好酒色不缺 貢獻嘗隨大軍征討天壩出馬四百
匹給軍又助大軍破西堡叛賊凱還論功授昭勇將
軍 誥命賞賚甚厚觀卒子貢榮嗣好讀書史通大
義設庠序以明禮義舊染陋俗寢變華風用夏變夷
之功日見其盛茲遣祀事阿佐以其父遺命謂譜系
太簡恐有踈虞遂致湮沒求作家傳以遺後嗣子故
次其梗槩以為傳云

宋氏世譜序

詹事王直

宋以國為氏周武王滅商而封微子啓於宋國七子
孫散徙他邑因以為氏歷漢唐多有顯人至宋而真
定之族為盛開寶中有景陽者以軍功累官至節度
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落開總管府以景陽為
總管鎮撫焉夷人安之遂世有其爵與地歷十四世
曰阿重始仕元改順元等處軍民宣撫使開治於貴
州又三世曰欽以功陞昭勇大將軍順元等處都元
帥國朝兵入貴州欽遂內附以為貴州宣慰使世
守焉蓋自景陽至今尚德十八世矣尚德思前人樹

立之不易而真傳之遠乃作世譜載其德以示後世
善繼而永保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易師之上六
曰開國承家蓋師之終功之成大者開國小者承家
所以報之也景陽之受爵土有家於貴州蓋以武德
自奮者非幸而致也其延於後世宜矣哉我

國朝受天命一海宇九郡縣皆置守令惟西南夷則因
其帥長以撫焉以先世嘗有德於斯人而人從之庶
幾其得所也當時奉命守土者非一姓然四五十年
之間敗亡相繼子孫之不肖不思前人樹立之難而
縱欲以逞安得不及於禍哉自古有家者皆欲相承

於無窮然其傳世之久近必視其德之有繼與否宋氏傳十八世幾五百年而猶盛其世德之積可知矣予聞尚德忠敬以事上寬惠以撫下其言動必以禮其教諸子亦如之宋氏之德又有繼矣慶澤其可窮也哉後之人觀是編者益思繼述而引大之雖百世可知也尚德因子友貴州按察司僉事郭公緒以首簡屬予言予深嘉其意而序之

檢齋遺稿序

王世貞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紜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

化未李攷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七氣

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歎

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

獨奮然上書大略謂人主之法不可襲而權不可讓

移宜裁抑中書久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

書河州王公竝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

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發顯時中貴人恚候

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者

辨猶坐謫丞咸寧而臣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為

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琢

卷之三十一 李三十九

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
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
報可當是時天下鄉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
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
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
丁先生璣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
中貴人及臣能竊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
死者則非其所能辦也魯禾幾而天子大觀習政
治者詰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
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

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歆有忤而名高也者駟
龍之額已去其脩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
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屬天之未定也不
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徃徃與天合而天亦巧為
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籍令公不死
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
公名而髮立讀公文典遺事慨然而心痛奕奕辯辯
精神流行於三楚而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
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
雖再遭貶隣鬼魅雜侏馼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一
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
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
孫某出其彙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
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璧邀致其家題畫鳩公
為詩譏切甚著眉州衙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
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而因難夫天之
定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完節流芳序

郡人陳尚象

余迂每覽古忠孝節義事即綿邈千載猶慨然想見
其人矧女士中有抗節明志生同里閭者忍令其不

聲施後世也蓋聞之謹女德者曰死節易守節難又
曰立孤與死等耳夫豈不以慷慨一時恆情猶或能
之而風花所搖蕩歲月所漸磨自非剛腸鐵石鮮有
不移易者倘其忍死稱未亡人而卒成其子以充廢
宗如魯公父文伯之母則尤難之難矣以余觀于薛
孺人其有合乎方贈君之以不第而沉于河伯也孺
人倉皇聞變輒奔校旁舍水井中向微鄰嫗極救固
業以身殉之矣然而自經溝瀆若姑與子何且世必
有以匹婦之為烈者于是忍不死而躬織紵絲枲之
業以供俯仰趾屣屏絕戶以外旦晚督令君力學晨風

夜雨彤影相吊惟是和丸斷機期以成贈君之志之
為苦蓋十余年間令君哀然領鄉薦一再仕為令尹
稱循良吏矣孺人乃得偕九原人膺

天子綸綍今且與表揚之典相焜耀也猗與休哉于奉
姑為孝于守志為節于教子亢宗為義方假令是丈
夫子也者則胡不惓然稱忠臣令彼反面二心者俱
愧死乎繇斯以譚即視敬姜真伯仲之矣抑余于是
而有以窺天道焉贈君以未第賈志沒而其子竟以
孺人之節成之第孺人既以子之貴榮寵于一時而
又以已之節烈流芳于萬世天道與善有毫釐爽哉

解類

牂牁江解

提學鄭旻

牂牁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郡近羅念
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析流為
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
齟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解有能識者則以地
荒淪於甌脫而人壅局於觀聽也故作牂牁江解
山子曰余珥節蓋度盤江云江廣僅百餘步自貴竹
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
水勢批巖滂汨土人謂水漲時漂筮撞舟峭壁蒼巖

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聯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比余

歷普安斜出霑益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歸驛

驛門對可渡河

柯可聲相近

婁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

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

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

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本城李守備者頗老練

詢之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有一股通

之紫漩水西境會可度水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狹狹

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摠前二說固未嘗知牂牁江

所在而牂牁江為盤江則躍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

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
西躡至滇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舉王遣
牂江者躡兵滅夜郎枵船處也高戎本古夜郎國
自廬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
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枸醬蒙因蹤跡知夜郎臨牂
牂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彊漢巴蜀之饒固可賂
誘夜郎為置吏浮師牂江出越之不意制滅之奇
也武帝由是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納

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以為漢道險終不能
有乃且聽蒙約束還報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
自夔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饋數歲
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夷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為自葆就至唐時因以
播州之珍州為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
古夜郎從高戎直通旣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
郎多同問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今人區區之珍州為漢夜郎
又窘步旁蹊谷疑指牂牁江其亦昧莊生秋水之見矣

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衣
卽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待惡虛無
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抑當治道時二歲費剗委
之力師過不無毘筏盤剗之苦至打罕乃得沛乘舟
檝故兵逢至而南越已平耶載考八校回軍時即擊
滅曾反殺漢使者頭蘭遂平南之置牂牁郡則自烏
撒逶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西府亦牂牁屬
屬也泗城以比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是時
符冉駘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
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是關隘斥南至牂牁為

則越雋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牁江之源委其於
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蜿蜒虬從從衡地南五嶺皆嶽
峯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轟然
非無可梯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牁
矣之山巋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磳以地國塞
其阨要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
尚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為鑿空
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
雖來喜功之譏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

功矣夫唐蒙通南夷之二郡犍為牂柯也相如通西夷之二郡越巂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與焉真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肇有益州昭神州又益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州又益郡也其視東晉不兢委神州於五胡僑州名以削弱不亦大逕庭歟嗚呼亦可以觀盛衰之世變也余於是重有感焉

按正義曰今瀘江南岸協州曲州木郎國廣西府乃牂牁屬縻屬也。有水入河城稱南盤江却踵

指僑牂柯江厥外尤甚

沿革解

沈思克

黔于古始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鴻濛不可
得考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流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
虞命官勅治時厯有苗有苗氏者縉雲氏之後也稱
苗者何若曰中夏之苗裔云爾時則有三危之戮徂
征之命藉令非我服屬驚遠畧而勤之兵帝者不為
也禹貢所紀尤大彰明雍梁之境西南皆據黑水黑
水之流導自三危入于南海漢武開滇雋其地即有
古黑水祠而滇之蘭蒼江流入南海黔之牂牁江通
粵番禺亦入南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滇黔
獨有別流其卑言南海以此非神禹足跡遍歷胸中

具一堪輿何能揭若指掌哉黔博靈之山有古象祠
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十徵也殷
湯代夏而氏羌來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
宗伐之周興越雉旅獒獻自西南重譯安在區區靡
莫內地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後屬之垂數
百年莊驕之入滇也畧地黔中直畧之耳秦遂置郡
焉彼其時黔之人第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
秦芟楚其竊據而未入漢也固宜惟時與中國絕者
垂百年而武帝復通夜郎是恢復非鑿空也武帝好
大故侈其說西南夷皆置郡名益州以為九州之外

復益一州而不知即禹貢雍梁境內地也黔於禹貢
為梁州之境殷為鬼方周為鬻狁之類漢為牂
牁郡而迤西稍入犍為迤南稍入益州迤東稍入武
陵自漢以來代多羈縻未有若我

國家收之幅幘之內一視之而樹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區宇紹統占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黔
東則楚西則滇北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喉咽也或
者不深惟祖宗用變之初意猥以其地之瘠瘠道
險而漫言羈縻空談干羽則三旬之師三年之寇
王何樂與遠夷區區爭一順逆者可以長思矣

贊類

龍馬贊

學士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之中泓渟齋深開闔天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類酣鬯夷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迹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

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纓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地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

詔有司以牲宰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

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二
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藉漢之元鼎中有神
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中尚矣養龍之說雖相
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
航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
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僑狀藉藉紛紛且不一
而足而况茲水所產之良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

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
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
而龍媒之真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
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
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濬以文字為職業際此盛
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 贊
曰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颺瑞靄晝杳冥天
一翕聚通精靈龍胡形鳧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
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闕流
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

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庭出入天門駕龍軒太霞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引類

振鐸長言引

巡撫江東之

夫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古樂之不作久矣今之聲歌象舞猶有古意存焉是最入時眼里耳而易動人觀聽故董戒之外又勸之以歌即

聖帝明王不廢也余昔備兵辰沅嘗謂天地間稟氣者靡不含靈乃順苗俗宣款約導之不三月而清江苗民相顧感喻相响以生既余以

召入而復來撫黔諸苗酋擁道迎若從余所好者喁喁然懷德附離而爭事天子益信苗人即吾人無二

貴州通志卷二十三
心也居默亡何即有嘯聚之警不免脩師龕之而後
安堵多就縛者余求其生而不得閉閣思之均一苗
也此獨逞遠亦未嘗振德以幅之而長吏之教不先
耳故談兵飭戎即未敢忘諱民之不革翳我之錄惟
是上揭

皇祖六諭以闡揚其旨次蒐二十四善以尋繹其義近
楨五傳以寄遐景非浮慕息馬論道之風緝疇曩之
曩辭亦欲鋌險者砥厲而潛銷雄芒也客曰匹夫匹
婦胸中自有完經何以爲此啁啁也余思其居軍旅
事也請以戰喻號令不申步伐何由而肅袍鼓不鳴

勇氣何由而奮將耳視而命之援扼而鼓之敢謂遮
下同之埏埴言教可已乎哉今授剖劄而并繫以圖
亦猶行古之意也坐客唯唯遂書而引之于策

二十四善引

江東之

太祖高皇帝六諭不越二十四言聲教成經與日月並
懸即累千萬言未足以盡其解矣廼爲善陰隲一書
又

文皇帝命儒臣彙之

御製序文以示勸率是即

皇祖之意願遐邇荒徼安得家藏一帙人盡一窺惟是

揭其稍切于地方者得二十四章並廣之梓俾善師者遇一事得一法思過半矣雖然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此之爲陰陽非得時而駕或隆施爲難則見善不及空爲臨淵之美耳脩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自古記之惟培其善根不落妄境善矣若葛繁然脩吾心之量以隨初之成自將相豪家以及胥靡城獲皆可爲之斯善之善也封疆遠臣稽首頓首敷揚

二祖之訓敢云燭火助曜手哉

撫餘五事引

江東之

士未離蔬志在當世未嘗不遯思上理希贊

皇猷既余從大夫後始出當一面

簡書奕奕在撫亂以治鎮樓以靜誠信暢于殊俗而堂
上有奇兵余之事也其次龕恭以武威稜可振僭逆
節無敢萌生而四境安于覆盂又余之事也若農家
作苦赤米不收有大侵之當備文可華國策無資身
有寒俊之當優寄生部厲蠲瘠罔知有羸民之當恤
檄波難濟三翼未颺有堆埼之當疏債幽吾終吞聲
飲恨有冥沉之當憫之五者有司事也余日與有

貴州通志卷三十三
司討論之秉鉞帥臣幾于慈悲禪師矣三代而下
諸葛孔明稱王佐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余能無愧乎不能舉撫之職從事于撫之餘仰之
有愧于

明命且不義而強者藏愆于旁世故未夷將成險澁語
云王斗有失鈕樞安存則五事廢矣余之愧也滿喜
茲刻也非曰民能欣之而懼之為允令也聊以識吾
愧云爾

龍山誌引

遷客鄒元標

余爲童子時有傳鶴樓先生集至文江者從旁窺之
至龍山道院記眺遊員嶠方壺恨不旦暮往足未闕
曲折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丁丑歲余以罪譴是
邦長老猶憶往事持盃酒勞余曰此非小子昔時
所欣羨而不得往之地者乎往則遺跡固在也龍山
萬疊將奉子湯沐矣所奪子者隘所與子者廣子其
自寬荷受至劄甚卧床褥者期年己卯秋始獲偕瀘
州守吳明祥父諸生周孟醇并吳汝見等登眺其地
遠眇交廣瀟湘近挹香爐金鳳諸名勝恨記中未盡
其狀乃與諸人暢懷各論心數日始歸嗣是一觴一

咏非龍山不共焉余恐流風零落乃并先今題咏集
爲龍山志因系之言曰情之好樂各因其人子厚在
永州所稱鈷鋤潭愚在謂其峭直與深子厚爲人大
都類此龍山壁立萬仞如名卿碩輔中紳正笏觀者
凜然先生忠信孝友光明朗愷茲山見賞於先生固
宜小子乏稜稜之節罔卜稅駕豈不見辱於茲山者
幾希維然山勢巍然而靜定者在我也語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矣龍山龍山小子敢
負若哉山靈有知請以爲千古証

書類

答毛憲副書

文成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兔赴太府詣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憤愠不平亦非守仁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
辱守仁守仁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
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
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

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守仁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祿之萬鍾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守仁居此蓋瘴癘壘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壘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

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
知其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守仁也受教多
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守仁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岩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
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施
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
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
人代薪水之勞亦宜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

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當輒以禮辭
使君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
益隆情益至守仁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
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也使者堅不可却求其說
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一碩
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
於鄉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
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戒
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開問
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

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

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

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

缺

P54下

P55上

公身嘗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

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

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

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

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美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有

息其議所以待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
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
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
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
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
忿不平而使君之民固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
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哉安氏
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壁飛鳥不能越猿
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率如我
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

世久則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大郡擁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固安氏有之然若安氏者環四面而居百數也今播州有楊爰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爰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
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
息多端之議彌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
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幸熟思之

與中朝人士書

巡撫萬鏜

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洞接連湖貴四川周回
千數百里猩狔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
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

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者僕皆
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
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枝莫施其地利之難如此苗
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
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
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
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惟
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
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
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於釁生亂由是土人

平陽通志卷之三十一

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
無復畏憚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
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
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
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
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不怕官府軍
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
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
澁糧運甚難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
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

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

與耿楚侗書

郡人孫應鑿

某近按平涼試士孟大叅致到尊劄不勝忻忭謀
道德爲歲久矣雖未覲觀光輝然每竊伏自念守
至廣大士生其間即異代不必論幸而偕其時有
傑稱卓卓以聖賢自表樹者雖不能接顏色得所
侍下風鄙心誠向往之伏惟門下卓卓以聖賢自
樹爲一時豪傑故某之向往最久然不自意適
遂伏謁德容是承德音是聽何其幸也尊劄閱
政可併心爲者門下備師道矣某何能仰贊萬

是世道理亂關於人才人才成就係於師道則人
能言之至師道之以克舉其職稱於時者勤力
品評不爽已耳獵名詞華馳譽經學已耳若師道
若是則其克舉宜無難嘗考諸荀子曰師術有四傳
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荀子大醇之言似矣而未盡者也孔子曰溫故知
新可以爲師此則孔子示人以學萬世師道之準師道
之極則也溫故知新學者多以所聞所得爲辭其安
意謂故者當如孟子言性則故之故新者當如大傳

日新盛德之新凡天地萬物之實體燦然具陳是則所謂故也凡天地萬物之真機昭然不息是則所謂新也二詞雖有顯微之不同其總括於人心運行於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溫則實體之總括者不晦能知則真機之運行者不滯不晦不滯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則仁仁則成已成物位育參贊皆其能事成已成物者師道也師職也故子思作中庸亦以溫故知新專承聖人發育峻極之大道此孔氏家法也故某妄以孔子溫故知新之旨爲孔子示人萬世師道之準爲師道之極則者此也此見

蓄之久矣年來緣叨師職愧浮華虛影不能有所
立故每於門下卓卓以聖賢自表樹者傾心焉
道喪之餘顛蒙者錮蔽而不知離叛者輕侮而不信
其有一二知從事者又徒飭榮名不求實際發憤之
念方起惰慢之氣已生則世道之不唐虞人才之不
臯夔何憾其誠願門下永肩是任則斯文幸甚
銑其忍自棄捐以負門下伏惟門下爲道爲國保善

文類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早
從箐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比來事不果
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是
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
哉薄暮復有來云坡下死者二人一人坐嘆詞其
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無
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

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子曰嘻吾與爾
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五坎埋之
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
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
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瘴山之鬼
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
宜也爾亦何辜乎聞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
妻子躬耕可荷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老及之軀
又不足而益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
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尔容戚然蓋

个任其憂者夫銜冒霧露板也歷行高峰之頂飢渴
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瘡癘侵其外高功攻其中其能
以無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
謂尔子僕亦遽尔奄忽也皆尔自取謂之何哉吾念
尔三骨之無依而來遂尔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
呼傷哉縱吾不尔瘞幽厓之孤成群陰壑之虺如車
輪亦必能堊尔於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無知然
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
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
若此是吾爲尔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尔

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
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
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魄兮
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中土之流離兮蠻
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
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
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
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
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飢兮朝
爰糜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哀牒文

江東之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每建郡縣設有屬壇使幽明各
得其理方今司農告匱我 皇上發帑金二萬遣官
以優恤黔軍之歿于西夏者大哉 皇仁無忝

祖德臣民稽首 天子萬年嗟夫人之無良致厯

恩賚鬼之無依微獨遠在赫連之墟也黔為古鬼方壯
士志靖夷落每至捐軀及郊岐之罹懸園靡之茹冤
皆未招之魂余懼夜臺之多餒矣乃與直指應公共
置百拜之田于青岩之場令寺僧世守每歲收其租
以掩骼用其餘托孟蘭之會仰體 皇上澤活之心

以廣 國朝祀厲之典且善念無遮許齊民同之余
亦曰獵較云尔爰擬招詞授之釋子

詞曰緬昔三五閱登兮繼天立極淳龐泐稷兮民間
天厲黃髮兒齒兮正命而斃時則科條不用兮干戈
載戢銅焦不鳴兮夜戶不閉是謂大同兮不可見于
叔世矧茲鬼區兮封狐雄虺之成羣壯士倚長劍兮
氣凌雲將軍非大樹兮兵交刃接而洞腋露筋戎剛
摧兮衆心如焚吁嗟從軍難兮八陣威風遠二嶺兩
雪零甘心白刃酬 明君抑有循計然之蜀慕程羅
之富不憚嶽巔兮披榛覓路射虎咆哮于中達兮哉

舟無措兢鷓鴣之貪兮竟作枯池之鮒吁嗟行路難
兮千金齎盜糧三危非安步鬼門生度憑誰許又有
迹墜昭憲身罹非火驄馬薙我兮蒼鷹遺網懼天
之是漏兮誰念竊鈇之難猜覆盆無由照兮枯
聞雷吁嗟對獄難兮秦虫冤重鄒書空蕪蘇林
聲哀哀吁嗟傷札尔等諸魂或殉義于戰場或殉
嚴腔或因株送瘦死園墻悲莫悲兮三屍俱在慘
兮四大分張化碧而曜奇兮血華與厲他島而
兮誰知音之慘惶慈親念子兮俯聞空室閨中
兮九折迴腸杳杳冥冥兮魂歸何在年年歲歲兮白

日無光余等奉命治黔兮無彼界此疆宜

上德以賑生及死兮何存何亡惟季春之瘡骸兮

黃壤舉中元之嘉薦兮醒爾黃梁燔燭燭兮幽

緇燼藜兮卿霽翔蕙散蒸兮蘭籍桂酒奠兮椒

方廣之大德兮振爾于非想之堂始終兮萬物之

生死兮人道之常錢鏐與殤兮身云短長扶搖

與蓬累委地兮同歸何有之鄉鵠亭之鬼免

都忘若教之鬼餒兮享茲蒸嘗早黎丘之鬼

回而勿為歎吁嗟魂歸來兮皇恩浩蕩

聖天子為八靈主兮國祚永昌

檄類

開河諭黔檄

巡撫江東之

余奉勅撫黔下車問民事與革僉曰城南有堰
達思南興人徒以傅土通舟楫爲黔萬世利余曰
志在鄉山安能久此鬱鬱以俟河之洋洋也願
期其次縉紳先生有謂往歲黔饑藩司發帑糴
賑爲民慮厲余曰喏敬爲黔除之乃置賑田直
指應公以持命至式廓斯增一日謂余曰造福
于黔開河爲最鉅公何不先群策而舉之余以
底袍告直指公曰何爲然也天下事不可讓
之于人亦不必限之于己自爲

創之安知無繼之者余聳然心折乃擬遊擊將軍楊國柱任荒度之責直指公喜曰用得其人事總矣相與搜鑊金界之下仲冬望日旅於河若泥行卷鏡水行來艇遊擊不憚勤指揮葉天培張承襲司慕揚尚偉馬一新分其任皆選擇而使之羣工翼翼期于砥績客有謂黔之公帑既乏民力亦單與其圖成之難莫先於慮始余諭之曰昔北山愚公欲移太行王屋山之石於渤海之尾其室人忤之河曲智叟笑之惟鄰之孺婦遺始齷之子助之卒之神負二山厝於豫南雍北以免愚公之迂城南之水大者批巖衝壑小者浼澗瀾霄陸

灑沈靡定僅僅一衣帶間以闢其維以疏其潰較之鑿
龍門之險金堤之故跡者萬不侔非若運太行而抵
渤海也愚公力不能損魁父之丘堅任其難且謀之於
室助之於鄰期之子若孫已之力有涯所需者無涯神
之聽之蓋理之勝人之定天弗違矣河上之役能無
需乎余不需其周于財需其周于德者財周則守在一
家德周則見高一世夫往古來今豪華消竭吾身尚非
吾有惟名為不朽是以金粟馬羊人重千鈞視若埃
塵者達人之見也執分寸而罔億度屢把握而却寥
廓愛惜財費如膏火煎熬生為世嗤死為愚鬼此豈

夫之迷也黔之士大夫多達者高樹標準而使影附
之遠大振嘉聲而致響和之衆不過分霄燭之末光
推葛禹之微潤足矣其營生粵博起家令史者數擊
肩摩雖不產于黔乎例以并州之義皆為故鄉况利
涉尤所先資宜其相觀為善而惑祛吝民也譬之蔽
牛之木如垂天之雲千百人呼澣澣伐而運之若馳
焉甕牖繩樞之子萌隸遷徙之徒不斬刀錐之助或
効胼胝之勞曾物有微而毗著事雖瑣而助洪即一
簣之能加何細流之不納從此發權歌張蛻疇仕者
不嘆于回車行者無心于頽息郵困漸甦苗惠益戢

可立待也日者以家告我以鹽利會逢其適語云山
澤材鹽國家之寶二美並興千載一時余才愧管子
不能與魚鹽以饒東海黔之自饒將與蜀楚爭雄為
海內冠冕尔之桑梓休有烈光尔之子孫享有餘蔭
其頤之乎余愚公也聚室而謀矣毋雜然忤也開拓
達者之心胸不為迷津所惑操蛇之神聞之將使河
若效靈姬夸娥氏之二子之負山城南之南思南之
北皆安流也孰謂大夫智也而孀婦弱子之不如我
直指公曰善是可訓矣遂書之為徇義者勸

十 縣 十 四

臨類

建盤江河橋疏

提學謝東山

頭蘭故地尾灑新亭水遶盤江萬里東馳海嶠湍流
束峽兩涯下俯憑空孤航纒受兩三人旅客每勞昏
曉候黃茅瘴起魂銷貴竹之程燮道烟橫望斷長安
之日欲教坎窞爲平地須易舟楫以橋梁何官府執
匱乏以爲辭而小人乘險危以爲利悠悠作道旁之
議凜凜爲徼外之虞今遇巡撫劉公軫念時艱力行
王政遠惟蒲津繫纜開元尚倚於鉄牛近羨瀾滄升
繩柱觀猶多於金馬爰引葛藟之一得更參人鬼之

僉謀巨石中流名稱虎跳崇基近岬勢便鳩工用傾
府燕之資經始恢宏之制仍賴多方助役贖期一舉
成功人人任占八福田蕩蕩平鋪五尺道綵虹巖巢
無分春夏秋冬烏鵲參差那限東南西北看取杜元
凱舉觴之樂何如鄭子產乘輿之恩

跋類

魁星石跋

王壁

貴州貢院掌卷所有石屹立類石鼓形嘉靖己酉科
鎮遠守南樓程公來司所事奇之乃篆魁星石三字
命匠刻于上且銘之壬子科予復與公同事見而嘆
曰美哉此舉乎因物取義章永明徵公之嘉惠貴人
士以寓致望意何其良哉夫二十八宿經于天奎乃
其宿之一與壁宿連垣說者謂主天下文章于是乎
有奎星焉自有科目來士子之首群類貫一經者謂
之魁于是乎有魁之名好事者以魁字從鬼從斗焉

肖鬼跖斗之形以祀之于是乎有魁之神舉世咸從
尚之茲石之在茲不知幾千百載矣方其未遇也處
于遐荒與衆石等塊然一物已也乃今恭逢

聖時據于文明之地復遇名公巨卿獎掖而稱賞之錫
以佳名鐫之古篆遂使硤硤出類琬琰同榮石乎亦
何幸哉夫物以人靈神由心感今科魁解若出於茲
所石為之兆傳奇侈異聲日益彰而公之名之心當
與石同悠久矣倚與休哉夫石一物也遇不遇係乎
時若此人亦時而已矣修己以俟因其宜無妄為觀

觀以貽此石笑是為跋

語類

飼鳥謾語

御史馬呈圖

御史之臺松栢交植亭亭落落鬱鬱蒼蒼龍髯虎姿
冰霜不改苦心香葉挺特無因雖徂徠新雨之產恐
不足以擬其茂也于時切切交風群鳥併集朝夕巢
鳴若相對語值此簾清之無事亦多樂意之相關故
舊名栢院爲鳥臺云余一日自公進食庖人具肴餼
以進方舉筯間適有二鳥來舞于風簷之上徘徊于
楹杙之間咧咧嗷嗷若乞若泣余曰此正老杜所謂
鷦鳥向人啼者耶命童子取飯飼之見其羽翅以戲

其目暝以蒙其足蹠以跲是雖竊食數粒却又四顧
踟躕余曰汝何以知余之與物同春者耶又何以不
知余非詭遇獲禽者耶夫古人馴鵠相逐烏巢庭娛
而太白之鳥喚飲可集胡汝之弗余親也此其中非
有所不敢必有所不安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者
非耶是可與言美蓋萬物之並育大塊賦我以形則
必異我以情日用飲食情欲具焉人與物同也然情
欲雖同分量則異曰人曰物分類別生一飲一啄亦
有定數古人性焉命焉之論倉鼠耕牛之喻談之悉
矣識其分與命而安焉謂之知足知足不辱知非我

有而無求謂之守義守義不屈人得爲至人物得爲
至物汝不見丹山之鳳其羽翹翹其聲喑喑浴長風
而舉翮凌天衢而遠翔棲必以梧饑不啄粟者乎不
不見北溟之鵬上摩蒼蒼下覆漫漫激三千以英起騰
九萬而遐征右掩西極左蔽東荒者乎又不見九鼎
之鶴翻翰蓬壺回翅雲蓋頂凝紫而煙華精含丹而
星耀飲溶溪之水唼太湖之瀨者乎不然則茹草食
以自適酌清泉以自潔樂芳樹以終日無所俯仰而
心逸者乎顧乃恣其欲之逐逐竟終日而營營則
啄泥之鵠爭蠶之雀蓬蒿之鷓鴣者等耳不亦異

乎且聞汝之在羽族也有三足之異識反哺之孝降
玉屋以興周臺尾桐而立宋迎風向日候雨導榭畫
壁華陽義重主德來翔殿樹驚曙爲神况又集五日
之奇兆迎戟架厚五色之卵檀名兵曹故唐宗藉之
以紀元宋豪修之以作賦馳名已久行胡不淑大節
既虧餘不足錄矣幸汝我遇不盡汝情不然人必擬
弓繳之張網羅之不將以口腹之故喪其軀乎矧尔
不涅自緇聲聞不減已不爲人之喜甘人豢養又不
爲人之敬余不知其所終也二鳥聞之而前曰公言
誠是矣第士君子處世亦有然者彘頤之論著于易

素餐之誚詠于詩雖以及第之輩足兩及門而山斗
之儒尤甘一飽至于羈縻饕餮之徒趨趨囁嚅之態
又相望焉則志飲食者不獨吾物類也余曰有之此
其齷齪之流有道不齒故梁頤大坊以爲凶素食詩
人以爲刺師德見鄙于文正而昌黎至今有遺論焉
此不過逐氣之蠅依人之鳥耳何足比數不知君子
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勵清修者謹于細行嚴義利者
辨于秋毫故伊尹致慎于一介孔顏恒樂乎簞瓢陶
令不以五斗折腰伯起動以四知自畏孝肅之苞苴
不入清獻之棊鶴相隨甚者廉士以嗟來不食夷齊

自採薇終身其清風勁節凜凜然迄今猶有生氣誠
者比之鴻冥鳳舉翱翔千仞其與女所云云相去萬
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所成斯下女不
以此爲法程而譖廼藉彼以自文宜其貿貿而來也
嗟嗟貧窮有命利達有時雲興日收神握其機而籌
畫什一者徒足以爲傍鬼笑也夫念起幾希臧否頓
異砥礪名節擇術貴精知其幾而亟反之則能脫迹
乎塵囂之外而與後凋者聲稱矣不然值此世道之
清明共覩萬物之咸若乃復昧于慧劍徑于故常賂
松栢之羞重台名之辱是自負于時者多矣可弗思

與二鳥懽然曰命之美相與回翔而奮翮頓覺今是而昨非余曰此有情無知亦能感發若是其視以口腹之害爲心害而弗思者殆相逕庭矣得非以余言爲然者乎亟命童子取帛書之繫于足以徧告于群鳥之嗷嗷者



此山在縣北
山名曰金台
山上有古碑
碑文不可辨

銘類

備賑公田銘并序

巡撫江東之

採荒之策古稱無奇黔故有賑金率倚辦于乞糴以
故承委者數疲于賤而不願與無賑同余與直指應
公各出餼餘益以公帑爲之割置膏腴諸父老詣庭
鳴謝不曰爲黔興利而曰爲黔除害嗟夫發糴爲奇
政余有味乎更老之言也大都官憂民之飢民恐官
之擾匪糴斯然田亦如之考之農政耕耘不時必加
罰苗實踰等必加賞農益田墾則吏受賞農損田荒
則吏受罰寓做官之凜于勸農之中兩臺秉持之兩

司督覈之郡邑奉行唯謹所謂黎民樂業降福孔皆
者其在茲歟爰立石于阡陌之間而爲之銘

銘曰沃壤如底清明如隍旱潦弗恤我田之臧瞻杏
望蒲犁鋤不釋爾自逢年歛不過籍舊穀既沒新穀
未登我發其陳市價不增前鑒維何青苗作厲不收
子錢軍民受惠嚴令致期大信革弊斯爲善貸行之
可樂農先其公官劬其勤藎笠長聚荷鍾成雲五穀
穰穰九扈欣欣所賑不用所備孔殷

總兵石公邦憲墓誌銘

郡人孫應鰲

南服自方叔于征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壽隆置

吏其後地雖內附不能去兵歷代來苗夷爲亂天啓
皇明曆紀載百世宗皇帝受命撫運天賜忠喜

之士克清大憝掃蕩氛孽九真日南夜郎徼外罔不
率俾足爲明德申威之臣吾黨都督南溪公與九
公姓石諱邦憲字希尹其先山東壽光人漢萬石君
奮之後元魏時有諱昶者官東萊太守遷居
至王仕元爲遼東行院同僉洪武肆年歸附授
衛百戶調平越衛後所王生貞從靖難兵嘗亡

成祖御極陞其子宣清平衛指揮使正德間
余事割宅改建衛學宣傳宗宗生璣璣生

有千葉榴結實之異甫十歲苗夷迫城公于階下委
聖持鏢頭當一隊霞山蔡公壯之嘉靖戊子襲職庚
寅後尋陞都清守備歷雲南都司叅將貴州總兵官
從事征勦大小肆拾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司恩苗
納款湄潭六寨投降進征都清銅苗阿保等斬首百
級截殺凱口賊阿廷等斬首二百四十九級答于地
方斬首五十級白洗寨張仰保斬首七十二級鵬勦
六龍山殘苗九十四級邛水司臺黎等斬餘七十二
級簸箕寨龍若三等斬首八十四級王三發長等斬
首六十八級龍塘寨龍老三等斬首五十三級狗洞

峽峽賈斬首一百六十八級沙烏寨龍老田等斬首
三十三級龍山斬獲一百二十三人龍老寨阿利等
斬首四十級邛水司梁山鬼尖等斬首一百九十二
級地隆阡龍力水等斬首四十三級其大者四川流
賊合思石苗夷擾江村因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
視其煙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
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詰曰招撫全往探賊食
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因上一躍下大軍鼓譟
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相繼讎殺兵憲憂之
公曰七司如鼠闕穴中氣盡自斃獨山象鉞殺父爭

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令先聲罪獨山然
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搗之斬首二百四
十九級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縣有癯癯撲刺姆
鷄等東有昌明龍朋等南有互率成老阿旦等恃險固
各肆抄掠兵不能入公調得岐杖分麾而行親督諸
軍伐木填塹川陸並進猝入賊寨火礮俱發四面響
應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行且鬪者追盡殪之東南
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馬無筭斬首三百餘級磨
子崖固苗盧阿項等擅生殺異章服為川湖梗撫之
不服調土兵七千進征春江兩漲公令軍士編筏征

渡猝至崖下夜防剗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數拾
級遣使盡奪賊求援于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
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兵三萬進次
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
公每路分兵造肄疲時二月沿路桃花未發公集
兵犒勞曰桃花須二三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固
即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
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禽一發果中軍中
踴躍乘風舉火烟焰障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
斬首肆百柒拾餘級湖廣澂浦縣徭賊亂公征之

令製五色旗各百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
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中堅分兩
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矣斬首
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潯人肖公像祠之容
山上官張問韓甸仇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葉
勳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勳繼武皆
遇害公于重圍中殺數十人猝出至鎮遠調度兵
謹賊于沿江防渡公狎與爭渡別于上流三十里
以竹為橋潛軍暗渡公為後應賊勢轉盛公身當
矢石我兵水陸並進賊潰墜河者千人斬首三

百餘級。會間。旬。容。山。平。其。充。大。者。銅。仁。剿。賊。龍。許。保。吳。黑。苗。據。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陰。谿。窮。谷。竹。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張。襄。惠。公。請。合。三。省。兵。攻。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不。若。厚。賞。順。苗。爲。腹。心。以。賊。攻。賊。使。時。以。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徼。鹿。據。其。要。布。營。結。寨。諸。苗。莫。測。迫。銅。仁。或。欲。閉。門。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開。門。出。兵。賊。已。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礮。火。俱。發。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遜。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程。束。甲。而。追。追。至。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

數十賊首又遯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因分兵要
截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
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遯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大進
公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于江上山頭張虛旗
燃火疑賊公乃率衆啣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
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
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醜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
先攻瑕兵法也公曰斬蛇先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
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
門殊死戰軍中礮起伏者應以火器賊疑前後兵至

棄甲散走。殺過半賊首。又遊督府。進董留山公
曰：兵貴神速。乘勝兼程，倍進賊分。兵杜之。公據險立
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某處設伏，以待
賊。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剽四晝夜，
董留山平前後斬首五百五十級，擒獲者不計。進攻
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潰公以
數十騎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
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以
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
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

在園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訪之老獮老獬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獮獬未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朕令宿府中夫人為其妻易衣添糲饜飲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獮獬旁侍情狎酌以大斗獮獬心醉誓取報恩明日賞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知皆有順意獮獬歸甫八日率諸苗未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塘寨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雨也問其地曰湯總兵吳公又喜默禱于天須臾晴霽黎明獮獬等謁

見縛許保獻功公提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備犂寨
妻孥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調
吳黑苗子姓家丁止四十人某日欲出伏兵中途斬
之苗悉平督府上功加提督麻陽酉邑等處節制川
湖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及姪而奪
其妻公合諸土官官駁其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
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
白泥司土官楊贊殺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
釁阻命公發兵鎮遠贊佯使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
公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以家人泣別

翼日詣公歎降安國亨以四十八萬衆為亂東西謁
上官辭色不善即擁衆謹謀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
以尺咫檄召國亨責之曰乃欲反耶吾視爾釜中魚
耳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為四
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不然吾令爾仇嚴倉鳥
蒙攻後四川播州攻石調雲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
貴攻前爾誰敵爾漢唐未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為
郡縣耳國亨免冠頓首痛哭謝罪惟公天成勇畧動合
神機或以兵力取威或以口舌定亂雖古名将不是
過若夫孝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交

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調貧
不矜已功不揚人過讀書好學爲兵憲鶴臯張公所
器重已乃尊敬迪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已則又循循
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爲之大司馬馮公開府
顧公及兩京九卿諸荐疏咸當實不華天嗇其年隆
慶戊辰七月六日卒于銅仁官畧公卒後貴州諸夷
多蠱動獸突水西竟不逞或剽之不得轍行撫撫之
又不聽凡四易總兵皆無策若公在何至是嗚呼天
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二子曰我有
俸廩皆餉軍士死以貧累汝無我怨端坐而瞑士大

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涕披麻臨奠不絕于路
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以卹典請贈左都督祭六
壇勅布政司營塋城北祖塋後山生前蒙欽賞一十
有四陞俸級者三膺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其官
武臣之恩極矣配周氏贈夫人繼宋氏封夫人子三
長山冠帶舍人有將材早卒次徵襲授都指揮僉事
次嵩衛學生孫男二長振次祿應襲公生正德丁卯
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余與公有世戚往公
捐館舍余適越鄉不能臨哭比移疾還山嗣君徵徵
碑銘病未克就茲起廢鄖臺復辱使使申前請乃撫

其畧序之而系以銘

銘曰肅皇聖明在位靈昌綏文詰武戡定四方桓桓
石公萬夫之持應運協符鎮定南國南國開閭遠揚
天聲用奇制變夷方震驚荊巫來威苗夷蕩覆三十
餘年貔虎讐服煌煌烈烈翊我皇明尊主庇人萬里
干城厥有懷來不享殺伐武之善經布昭式遏西南
一柱屹屹擎天霜凝風謐烽火不燃百越三巴楚南
交北三千里間順帝之則歲在丁戊日墜星黃君臣
後先爰繼愼傷中興之功壯猷未極於錄其懿垂諸
竹帛丕式制辭廓兮大隧曰歸曰歲歲維已已

南京工部尚書孫應葵墓誌銘 郡人陳尚象

公字山甫號淮海別號道吾其先直隸如皋人一世祖華永樂初以南京神策衛千戶調清平家焉華生禮襲千戶禮生欽累官指揮僉事次鐸鐸而後曰瀚曰重咸以文學科第世其家公父為雲南府同知南明公衣公生而穎異弱冠潛心聖學嘉靖丙午舉于鄉中禮記第一人癸未以書經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遇事感激無少迴避目覩財用匱乏上財用大計疏 上行其言丙辰遷刑科右給事中時嚴相嵩秉政台省多取容公獨避遠項之外補僉

憲南昌三年擢本省參議歷陝西督學使四川參政
按察使湖廣布政使所至有聲其督學關中簡髦士
作養日以鄒魯微言訓迪之士類蒸蒸起分守川東
王酋薛兆乾與欽賊蔡伯貫先後叛亂公定討殄逆
三川宴然隆慶丁卯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海縣
陽疏勸上脩德勤政語剴切轄屬各道故無與備
銜公疏改湖廣分荆南為鄖襄兵備陝西開南為漢
羌兵備期克詰戎兵之實提太和山太監柳朝恪罷
凌虐莫敢誰何公陳八害五宜革狀上為片之已事
告得代猶惓惓為地方計長父條上屢置漢中臺軍

四事尋歸杜門稍不能於部使者會地方有警衛官
萋菲南明公部使者以彈文中之弁齟齬公公瀝血
陳情 上重公竟得雪 今上龍羸之歲巡撫蔡敬
齋薦公 詔仍起督鄖陽公故習鄖為重地乃援南
贛事例請改添銜提督軍務特請復建文君號編年
補國史之缺疏奏留中舉朝以為昌言甲戌入為大
理寺卿乙丑陞戶部右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祭
酒事司成為儒臣妙選 上以昇公益異數云公倚
主知以成就人才為己任倣先祭酒呂涇野柵遺意奏
徵天下舉人入監卒業疏禁驕惰子弟頂不可教者

不得以資優納 上皆可之已又歲修號舍群生徒
日肄業其中隨其材器陶鑄之無不底於成者太學
彬彬然多成德達材之士矣丙子八月 駕臨太學
公舉虞書無教逸欲有邦進講 上嘉納之命坐賜
茶已宴於禮部翌日降璽書褒諭之九月復入講感
鼻衄十月予告在籍二年中丞何來山薦公 詔仍
以原官起管國子監祭酒事公奏休沐如故家食五
六年間台省樞按薦剏稠疊癸未十二月起刑部右
侍郎甲申三月進南京工部尚書 上方以鼎鉉屬
公而公不起矣公名著宇內世以此重之而亦以此

忘之當其從末第間聞命恨不委身以報明主而言
者未嘗不至有以屢用不仕苛責公者然奉

旨致仕未一月而遽捐館豈有所顧計以圖柄用者邪公德
器性成而操存于學問者篤才猷天授而體驗于躬
行者精處為真儒出為名世上結 主知下孚蒼赤

有由然矣萬曆甲申七月二十五日薨于家距其生嘉靖
丁亥八月十四日壽五十有八配李氏封恭人子壽昌
天繼子善行本年季冬月厝于 賜塋之鳳凰山崇

祀鄉賢與蜀大儒祠公生平孝友淳實好義染汲引後
學多所成立宦遊三十餘年秩躋上 田廬不加其舊著

述種種學孔精舍彙編彙稿續稿行于世楚人劉公伯變為之序曰河東而北龍山而東粵東而南自今曰黔南以西孫先生馬吾道大明日中天矣吁知言哉尚象既撮公之大者著于墓而系之

銘曰孟稱豪傑無文猶典誰謂黔遠而產先生多識萬德尚友千古理學宗盟為時山斗既信而仕蔚有時名詞壘積闡推轂惟公分宜秉政出公藩臬節愛勳猷異地一報中丞之節兩蒞郟陽殫竭忠藎固乃封疆既典法臺不訖三尺方二司徒旋坐宗伯成均特簡斷自宸衷臨

華大典公獨遭逢帝眷真儒鼎鉉攸屬士類忻然公乃

休沐家食幾時羣情共推哲人知幾辭榮若遺皇路
清夷留都再起柄用方新未寃遐祉人之云亡善類殄瘁
皇心攸恫愍渥孔至鳳凰佳城司空取營藏靈于茲身
名俱罄高山仰止且行行止千載而下視此貞石

參議楊廉遺墓碣

提學吳國倫

揚君名廉字念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
陵之秦州秦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
起家爲名御史歷永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
西擢貴州布政司右參議在貴六年所推能操清白
無綏夷民語在名宦志宣德初 皇帝賜璽書褒之

比卒其妻王恭人孑然依一垂索視諸孤襁褓中度
無資越萬里歸遂卜塋君子城東三坡林因家焉至
今鄉士人猶能誦君道德祠祀之不泯其後季子祥
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敞以鄉舉授洋縣令敞子
敦爲百文驛丞敦子舉爲中軍督撫知印蓋自是楊
氏日微矣君故有四子或嗣或絕嗣者或他徙不知
其處獨祥子孫僅守丘墓其自王恭人行唐令以下
物故而祔三坡林塋者凡三十七塚知印早客死家
不置雖妻亦去惟遺孤文彬文樂少育于假父家爲
事人何祈所給私以子錢行券因收其塚間隙地也

遂痛毀至行唐令所戮暴其骸骨是時孤親執
爲憂備以自飲食偶過而息焉始悟軍人故給也且
暴也也號泣而訟于予予以移貴陽太守太守廉得
其竄啓軍人當之法立徙諸非楊氏刀而還所竊墜
地乃論報請鑿石紀其事予覽楊氏所藏璽書與三
坡林諸藁之圖愴然嗟曰不仁哉軍人乎夫楊君以
藩大夫嘗臨啓先世父老非不尊

天子褒勞其績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賢子孫二世相
繼宰百里非不有後逮五世之澤微始有不免爲人
備者軍人遂萌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掩于杯土

不仁哉昔孫叔敖歿數年其子貧困乞封於楚得窆
丘瘠不爲人所利朱仲鄉病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
愛我其塋我桐鄉佳予嘗過窆丘見楚相祠如新是
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大司農高塚數百步外無
芻牧則愛之微也今三坡林瘠于窆丘而楊有知未
必不桐鄉望其民使千百世亡恙此數世恐之何人
情相懸乃爾即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自暴其親徒
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軍人者不少
也故特如太守議碣其墓以戒之且戒楊氏之後毋
復爲人所給云

貴州通志卷二十三終

